



## 我和爷爷

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市五中 井清怡



大地已经沉睡了,微风轻轻地吹着,除了偶尔一两声狗的吠叫,冷落的街道寂静无声。夜晚恬淡而安详,我却失了眠,在床上辗转反侧,最后索性跳下床,把玩起书桌上的毛笔。记得这支笔是爷爷年轻时淘来的,陪伴他至少有30余年了吧,不料最后却被我拿了来。

说到爷爷,我可有大段故事要讲。小时候不懂事,总觉得他偏爱哥哥,于是对他不是很尊敬,还曾偷偷拿墨泼在他新写的“兰亭序”上。看他气得吹胡子瞪眼,我躲在门后面偷笑,觉得大快人心。

再大一点时,我嫌弃爷爷老土丢人,不让他来接我放学。经过我的软磨硬泡,最后他妥协了。可是次日,他又出现在了校门口,一边冲我招手,一边笑嘻嘻地喊“妞儿”,引得同路的同学轻轻嗤笑。我顿时觉得像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到柏油路上,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,逃也似地奔到他的身边,拽起他就走。回家后,我便开始质问他,他却不语,已不太清明的眼愈发的黯淡。过了半晌,他沉默地走到桌前,提笔练起了他那练了大半辈子的“兰亭序”。从那之后,他便再也没来接我放学过,即便是雨天,也是麻烦同院的李阿姨接儿子时顺便给我捎上一把伞。

在我们关系愈发淡薄时,我却喜欢上了写毛笔字。我请求爷爷教我,他欣然答应。爷爷从纸夹中抽出一张纸,铺在书桌上,在墨坛中加了些水,开始磨墨,直到墨坛中墨如同棉花挤水一样越来越多,他觉得足够了,便停了下来,提笔蘸墨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,我在一旁惊得微微张开了嘴,心里不禁暗道佩服。等他写下第一个字后,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,那字刚劲却不显得笨拙,好看极了。爷爷在我心中变得高大起来,之后便每天找他练字,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,话自然也就多了,我渐渐了解到他早年的生活。爷爷年轻时也曾是教书先生的得意门生,却因生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,没有机会去大学念书。但年少的心总是比天还要高,他便去当了兵,因为努力踏实,很快就做了连长。也就是在那时,他开始练毛笔字,像所有文人墨客一样,深夜,一人、一笔、一纸、一墨。听他说起这段往事时我还太小了,不懂得那份在乱世中沉淀下来的美好,笑他是“文艺老青年”。爷爷也不介意,他说,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辞了职务回了平昌老家,赋闲的那些天里,却仍是改不了深夜写字的习惯……

回忆被拉回了现实,我感到了一种淡淡的心酸。我有多久没去看过爷爷了?一星期还是一个半月?爷爷已经70多岁了,我还能陪他多久?曾经的种种像电影一幕一幕从眼前掠过,他左右两肩分别背着我与哥哥的书包时的模样,他低头练字的模样……

窗户没有关,穿堂风吹过,我冷得打了个哆嗦,接着一阵睡意袭来,梦中影影绰绰…… (辅导老师 余俊)

## 初雪之日

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付炜

我剩余的想象力  
一夜间,跟随北方沦陷  
那些疑问还远远不够  
在寒潮里悲伤

食指在膝盖上练习站立  
它记得闪烁的枝条  
和灰暗的嘴唇



我却早已忘了  
用我触摸过的每一个深夜

东西南北似乎都有风  
碎片在挟裹中寻找完整  
只有无所虑的人丧失审美  
在一旁准确模仿自己的影子

## 我是小小读书虫

潢川县实验小学 四(2)班 王猛

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,我的爱好是看书。

每一次走进书房,仿佛走进了书的海洋,只要我拿起书,就想马上读完它。

有一次我从书房拿出一本书,刚看了两页,妈妈喊我吃饭,我就对妈妈说:“我再看一会儿”,可妈妈已经把饭放在我的面前。我当时已经看得太入迷了就没有看见,妈妈上前就把我的书拿过去,我便咧咧嘴笑了,很快地把饭吃完,拿起书就又开始看了起来。我仿佛融人在书里,书里的人开心,我就开心,书中的人悲伤,我也

跟着悲伤。

还有一次,我在放学回家的时候,路过我经常去的书店,突然,我眼前一亮,发现了一本我从没看过的书。我飞快地跑回家,到我的房间拿起最喜欢的小猪猪储钱罐,往地下一砸,我的铜板都滚了出来。我拾起零钱,又飞快地跑到书店里,把那本书买了下来。我是走路看,睡觉看,连上厕所也看,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。妈妈对我太痴迷于书总是又气又笑,她说我:“你真是个小书虫”。

书不仅给我带来快乐,也让我增长了很多知识。



### 恕

叶明轩

饶宥,古人所指的恕。恕,是谓“如自己之心”。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长河中,“恕”是诸多优秀品质中的一个熠熠闪光的亮点。恕虽不同于善,但趋向于善,甚至有着比善更高的修养,比善更深厚的情感。那么,何为恕呢?

恕,是孔夫子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的宽广。有人说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本身就是恕的解释,自己不想做的事情,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。遇到问题时,不妨站在对方的立场“换位”思考一下,这便是恕的一种表现。

清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,名叫张英。一天,张英收到一封家信,说家人为了争三尺宽的宅基地,与邻居发生纠纷,要他利用职权,疏通关系,打赢这场官司。张英阅信后,坦然一笑,挥笔写了一封回信,并附上一首诗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有何妨?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”。家人接信后,让出了三尺宅基地。邻居见了,也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,结果形成了著名的“六尺巷”。身为大学士的张英可谓身世显赫,只要利用自己的权势可以轻松打赢官司,但睿智的张英,一封家书最终化干戈为玉帛,故事至今仍被传为美谈。由此可见,当你学会体会别人,了解别人,别人也一定会回报与你最真诚的笑容。

恕,是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

南山”的豁达。一篇《归去来兮辞》,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隐居生活。虽然十分清贫,但丝毫没有影响陶渊明的闲情逸致。鲁迅说:“陶潜正因为并非‘浑身是静穆’,所以他伟大。”陶渊明通过隐居来寻找自己的“世外桃源”,又有谁能将心纯洁到如此境界,以至于只剩下南山之菊?这是陶渊明心灵的选择,面对纷扰,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对“人情世故”的“恕”,确是“得山水有清音,就荒三经,归去来兮”。

恕,是朱自清笔下“荷塘月色”的静逸。1927年7月,正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时。曾参加过“五四”运动的朱自清,面对这一黑暗现实,他悲愤、不满而又陷入对现实无法理解的苦闷与彷徨中。怀着这种苦闷,他深夜漫步于清华园的春园荷塘旁。他“颇不宁静”的心里,那时也许正在经历“狂风暴雨”吧。他在小路上“踱着”,在苍茫的月色下,他像“超出了平常的自己”。在荷塘边,他沉浸在这美丽的荷塘月色中,杂念似乎已除,脸上露出些许的喜悦。这荷塘月色给他烦闷的心绪以宽恕,而换来的,则是月色中荷塘般的宁静。

恕,即善,即宽容。恕是一种非凡的气度,宽广的胸怀;恕是一种高贵的品格,崇高的境界;恕是一种生存的智慧,生活的艺术。恕,既是对别人的释怀,也是对自己的善待。